

Hu Zhanfen

请来“骗”我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昨夜西风凋碧树，曾几何时，窗外的景观一下子肃杀不堪。

冬天来了。

我们的心情本也随之入冬，寂冷而沉郁。然而近日出门忽然被震撼到失语：东南路旁，新开盘的小区，突然一片锦绣斑斓照彻天，粉浪滚滚扑面而来，一大树的珊瑚，一大棚的焰火——路边突然高耸出数株高大的樱花树，万点赤丹，乱红争春，直把天际染红，靠右又是一大丛金黄的银杏和深绛的枫树，绵延的流金红浪，仿佛又是深秋的江南……

回过神来当然知道是人工景观。但所有的路人仍为“人工”的灿烂而欢呼甚至歌唱，街坊都说，每每开车路过，精神都为之一振，这阴雨潮湿的冬天，这万物萧疏的鬼日子，我们需要热流，需要华彩，哪怕是假的，哪怕是一次美丽的欺骗。

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当年的西北之行，曾见无数荒坡被披上绿色的山网，远望万嶂叠翠，我却颇为不屑，为其“假”而遗憾。

其实，如同“寻醉”一样，我们常常主动寻求视觉的欺骗或被骗，以求精神振奋，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人性的高维，更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。

大诗人大画家王维曾画著名的“雪中芭蕉”。时人惊叹之余也不免议论：寒冬腊月，甘陇一带大雪纷飞，哪里来什么大红芭蕉呢？

岂不知王维诗中有禅，画中亦有禅，窗外固然是冰雪世界，但只要你眼中有“红艳艳”，胸中就有“红艳艳”，究竟纸上芭蕉为真，还是雪中芭蕉为真，抑或真正的芭蕉此时盛开在五千里之外的岭南，还很重要吗？庄子梦蝶，到底庄子是蝶还是蝶化庄子呢？
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隋炀帝时“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……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，帝许之。先命整饰

店肆，檐宇如一，盛设帷帐，珍货充积，人物华盛，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。胡客或过酒食店，悉令邀延就坐，醉饱而散，不取其直，给之曰：‘中国丰饶，酒食例不取直。’胡客皆惊叹。其黠者颇觉之，见以缯帛缠树，曰：‘中国亦有贫者，衣不盖形，何如以此物与之，缠树何为？’市人惭不能答”。

说是隋炀帝好奢侈，接待一群外国使团，命长安所有的行道树都用绛罗绸缎缠绕装饰，酒肆里吃饭喝酒不要钱。我曾和作者一起痛恨隋炀帝的奢侈与虚荣心，然而多年后，换个角度回头一看，杨广显然很在乎国际形象，“吃饭不要钱”固然虚假可笑，

但为让国际友人冬天里也能享受一把红艳艳的“视觉美”，不惜绸缎为花，其实也未可厚非，他只不过使用一下人造花卉罢了，千年以下何必一直对其哓哓不休呢。

当然，此举也说明他深谙视觉美，“艺术即骗术”，人有时候欢迎“骗”，甚至渴求“骗”，人是需要振奋的，各种美容难道不都是希望“被养眼”吗？

说白了，如今社交前不化妆一下，还真不好意思混呢，类似的“作假”谁会反对？谁会制止？比如著名华人作家郑念，都耄耋之年了，只是稍稍化妆就惊艳动人，据说只要出门，就必须搽口红，哪怕去超市，面妆未必，但口红必须，这不是为人，而是为己，你不想人看你时，瞳孔稍微大一大吗，你的年龄虽已红唇不再，红颜不再，但红唇红颜都在你心里，拿将出来与人分享才有“余香”啊。

作为一名调查记者一直注意真相。但到老才发现，生活其实也离不开假相。

据说认定一个大脑是否超群，得看他能否同时容纳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。

那么请来“骗”我吧。我很乐意渐渐地学会接受假相。☞

作为一名调查记者一直注意真相。但到老才发现，生活其实也离不开假相。